

云中的道路

謝力鳴 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云中的道路

謝力鳴著
華山川等畫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包括三篇反映空軍戰鬥和生活的小說。云中的道路是寫空軍英雄們冒着危險，克服了重重困難，開辟了一條從內地通往西藏的空中航綫，支援了進藏的陸軍部隊。藍天上的朋友和羅義春和小韓兩篇，都是描寫驅逐機駕駛員們深厚的革命友誼的。

這三篇小說，都表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戰士們崇高的品質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

云 中 的 道 路

謝 力 鳴 著

華山川 黃子希 羅 興 賀 蘇 繪圖

林 野 裝 幀

*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152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上海春明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文0035 (初中)

開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1 6/7 字數 29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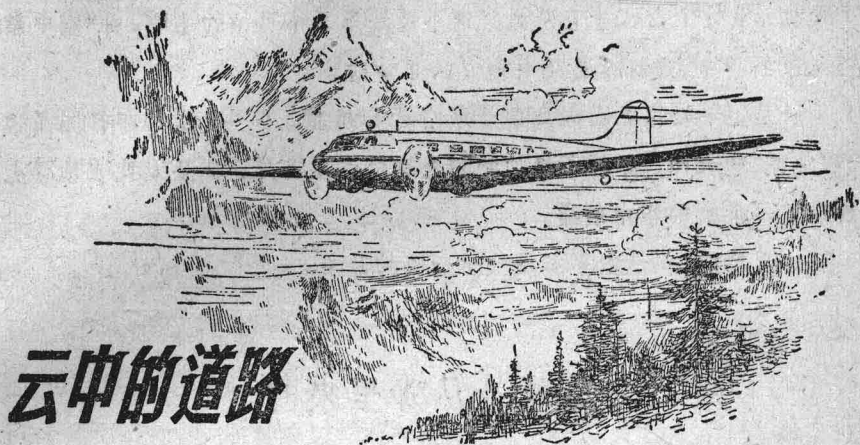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20000 定價(3) 0.15元

目 錄

云中的道路.....	1
藍天上的朋友.....	30
罗义春和小韓.....	43



簡單的說明

一九五〇年夏季，解放西藏的隊伍深入藏區以後，由於交通艱難，隊伍斷絕了糧食來源。指戰員們餓得沒法支持，只好打鷹、挖地老鼠充飢。在當時，由內地往西藏運糧是一樁極困難的事。用牦牛運輸，由四川的成都到西藏的昌都都要走半年。同時，經過一路上的磨蹭，馱大米要在口袋里磨成粉末；馱衣服也將要磨成碎布片。所以，在當時，想要不叫入藏部隊受餓，只有一個最好的辦法，那就是由空軍在空中開辟出一條道路來，用飛機送糧。

開辟空中航路，這又是一樁多么艱難的事呀。康藏高原號稱“世界屋脊”，最高的山峯有九千多公尺高，空氣十分稀薄，而且空中的氣流極不穩定，氣候也極容易變化，處處都給航行造成了困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空軍曾試圖飛過這個區域，試飛了幾次都沒有成功，白白地摔掉

了飛機，犧牲了人。並且從此給這個區域取了個可怕的名字，叫“空中禁區”。他們認定，飛機永遠不可能從這裡通過。

可是，年輕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英雄們，在一九五〇年打開了這個“禁區”的大門，源源不絕地把糧食送給入藏部隊，並且從此在地球上創造了一條新的空中航綫。

這裡寫的，就是空軍英雄飛過天險的故事。

勇敢是從哪裡來的

趙鴻志駕駛着載滿軍糧的飛機，從四川盆地出發，向康藏高原的叢山峻嶺中飛去。銀灰色的運輸機伸展着寬大而有力的翅膀，翹着頭，擺着尾，肚皮貼着山坡，發出震天的吼聲，奮力向高空飛翔着。

深褐色的荒山野嶺，像千萬條兇惡可怕的巨蟒，蟠伏在碧藍的天空下。這裡，有的是出奇的峯巒，怪樣的石頭。這裡，自古沒有行人的足跡；從來聽不見飛鳥的喧噪；再猛的野獸也不敢到山頂上來撒野：因為這兒嶺大山高，空氣稀薄，不能維持任何生物的生命。而且，這地方非常寒冷，儘管在夏季火紅的太陽照射之下，山嶺上仍然有堅硬的冰雪。入藏的解放軍指戰員們經二郎山時，由於空氣稀薄，呼吸困難，周身血管膨脹，鼻子、耳朵往外冒血。你瞧，這條路多么難走啊！可是，趙鴻志下定了決心，他今天定要从這兒飛過去！

飛得越高，空氣中的氧氣越稀少。所以飛機里的汽油燃燒得很不正常，只听發動機像打砲似的呲嘍亂响，並且噴出黑色的油煙來。同時，空中的氣流也不穩定，飛機開始激烈地跳動起來。機艙里的人們戴着氧氣口罩，在自己的位置上打擺子似的顛簸着。正在跪着檢查氧氣導管的機械師郝玉山，猛然一顛，被一股外來的力量拋了起來，頭重重地撞在艙壁上，撞了個大泡。

趙鴻志克制着身體的震動，牢牢把住駕駛盤，操縱着飛機，直到飛機越過了這段惡氣流區，他才鬆了一口氣。這時，他用眼往下看，只見那一条条巨蟒般的山嶺，馴順地在自己的機翼下向下后方奔馳着，他感到非常驕傲。再往上一看，碧藍的天上，只有几堆乳白的羊羣形狀的浮雲。根據以前几次試航的經驗來看，今天可算是康藏高原上難得的好天了。於是，他便高興起來。他想：“今天一定要把糧食送到入藏部隊的手里去，決不能再讓同志們挖地老鼠吃了。他們既然能夠從这天險上用腳走過去，用手爬過去，我們就應該用翅膀飛過去。”想到這裡，他感到內心中有一種衝動。對那些陷在飢餓中的同志們的關心和熱愛，使他產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這力量隨着他的血液流遍全身，激發着他的鋼鐵意志：

“一定要用翅膀飛過去！”

他在心中暗暗地重複着這句話。他知道這條道路上是充滿危險的，他們不僅對於這種變化多端的气象掌握不住，他們航行所依賴的地圖也都是不準確的。在地圖上標高五千公尺的山嶺，

实际上也許有七千公尺。許多奇怪的山峯在地圖上根本沒有標出來。飛機萬一在空中發生了故障，是無法降落的，就是跳傘，落在这荒無人煙的大山叢中，也沒有絲毫活的希望。但这一切嚇不住他，他只顧駕駛着飛機向高山上飛，飛。



忽然，有一只油漬漬的黑手，从趙鴻志背后伸了過來。那手一伸過來便很熟練地指着趙鴻志面前的儀表板上的高度表。同時，還有一个人的緊張的冒熱氣的臉龐貼在趙鴻志耳根上說道：

“機長！高度，注意高度！”

这个人就是機械師郝玉山。他担心飛得太高了會發生事故。

他是飛機的保姆，一貫像保護嬰兒似的在空中監護着飛機。在以前幾次的試航中，都因為他提前發現了飛機的故障，使飛機避免了毀滅的命運。因此，機長趙鴻志對他那精密、細緻、準確的工作精神十分讚揚。但是，趙鴻志却不滿意他的嘮叨勁兒和他那股子呆呆板板不敢冒險的書生氣，所以也常常給他一些小釘子碰。現在，當郝玉山伸過手來指着高度表，提心吊膽地警告他注意高度時，趙鴻志心中早已有了主意，所以連看也不看他一眼，用命令口吻冷冷地說：

“請你快把手縮回去！”

郝玉山一看機長對他的態度非常嚴厲，立刻把手縮回了。嘴里嘟嘟囔囔地說：

“縮回來就縮回來。”

但是，他認為自己對機長的提示是絕對正確的，因此便漲紅了脖子，大胆同趙鴻志爭辯起來：

“這架飛機的性能只能飛五千，可是你已經飛了五千三！這是有危險的。〔註〕”

“同志，你現在是個戰士，你已經不在學校里唸書了。戰場上是需要勇敢的。”

趙鴻志把郝玉山看成不勇敢的、胆小的人了，弄得他十分難

〔註〕 由於構造的不同，每架飛機都有一定的飛行高度，如果飛得超過了規定，飛機便不能繼續上升了，並且會停止前進，突然從空中掉下來，進入螺旋狀態，容易摔了飛機。

堪，臉也臊得通紅。但是，他繼續爭論道：

“我敢說，你这是冒險！”

“這不是冒險，有人要求我們這樣飛！”

“誰有權利提出這種違反科學的要求，是誰？”

“誰正在吃地老鼠，誰就有權利這樣要求我們。這不是要求，這是命令。他們命令我們從高山頂上飛過去援救他們！”

這一句話便把郝玉山滿嘴的道理都給堵住了。他呆呆地扶着椅背站着，擔心地望着風擋〔註一〕外邊的猙獰可怕的叢山峻嶺。這時，趙鴻志才回過頭來看他一眼。他見他既已被自己說服了，便又和善又親熱地跟他說：

“這不是冒險，這是一種義務，我們非完成它不可。飛機不是普通的機器，它是有靈性的，它會幫助我們，必要時它也會多出些力的。同志，你多說一句話不如多檢查檢查飛機的好。〔註二〕現在已經飛到高空了，要特別注意氧氣系統。〔註三〕”

趙鴻志特別注意氧氣系統，因為在高空飛行，一時沒有氧氣，人便難活了。

郝玉山勉強地說了個“是”，便轉身工作去了。

當高度表的指針指着五千五百公尺時，飛機已經越過了第

〔註一〕“風擋”就是駕駛艙前方的厚玻璃窗子。

〔註二〕隨機的機械師的任務，就是在空中隨時檢查飛機，保護飛機，發現小的毛病便去修理。

〔註三〕飛機升到高空以後，人員全要呼吸飛機上攜帶的氧氣，儲藏氧氣和輸送氧氣的全套設備統稱氧氣系統。

一座高大的山嶺。“五千五”，這是這架陳舊的美國造雙螺旋槳運輸機所能達到的最高極限，儘管駕駛員再怎么加油加力，飛機也不能繼續升高了。趙鴻志只得在這個高度上保持水平飛行。可是，飛了不大工夫，前面忽然又出現了一座齊天高的大山。趙鴻志一見這座大山便憂慮起來了。這時，領航員向他報告說：

“前面山高九千公尺。”

趙鴻志想道：“這是康藏高原上最高的山了，飛機若是能升到九千以上該多好啊！”

他正在想時，忽又有一只油漬漬的手從身後伸了過來，同時，那滾熱冒汗的臉又貼在他的耳根上低低地說道：

“氧氣很多。我把地面的氧氣瓶都弄到飛機上來了。我保證氧氣够用二十小時。可是，你看，高度表的指針絕不會再往上轉了，你再向前飛便要撞山，我建議趕快向後轉。機長同志！”

不用說，這又是機械師郝玉山。趙鴻志猛然回過頭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陡峭狹窄的天門

趙鴻志雖然瞪了郝玉山一眼，但他到底還是把飛機調轉了方向。不過他沒有往回飛，他只轉了個九十度，按照地面指揮所發來的指示向左側飛了去。

連綿不絕的高山大嶺，像一面巨大的牆壁擋住了前進的路。

趙鴻志駕駛着飛機，順着峭壁，嗡嗡隆隆地飛着。這時在機艙里的人們都知道自己的飛機已經飛到了海平面以上〔註一〕五千五百公尺的高度，但是，若從外部來觀察一下，這架飛機却是在大山腳下貼着地皮往前飛。因為這一帶的山都比飛機的高度還要高很多，最低的山頭也超過海平面六千公尺以上。

趙鴻志苦惱着。他心裡一陣煩亂，一陣刺痛。他怨恨這架舊式的美國造運輸機太笨了，同時又在心中暗暗唸道：

“難道我真的不能完成毛主席所交給的任務嗎？難道這無知的山嶺真的能夠壓死革命戰士的活的意志嗎？”

他正在向自己發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忽然發現遠方的兩座山之間有一道狹窄的刀劈般的裂縫。他急忙飛近前去一瞧，在兩座山之間露出了一條很大的山口。這個新的發現可把飛機上的人們全樂壞了。

領航員急忙在地圖上記下飛機剛剛飛過的航線，並且仔細地在地圖上查看這個山口所在的位置。

通訊員急忙把這個新的發現，用無線電話向遠在四川的地面指揮所作了報告。

空投員〔註二〕們也都高興地向外張望着。只有機械師郝玉山還在跪着檢查飛機各部分機構的變化，忙着自己的工作。

〔註一〕 舊式飛機都是根據空間空氣的密度的變化來測量飛機的高度。這種高度是以海平面為起點的。

〔註二〕 空投員的職務是專門負責由飛機上向地面拋擲東西的工作。

过了不大工夫，領航員忽然大声向趙鴻志報告說：

“報告機長同志！这个山口是紅軍長征時曾經走过的。（註一）”

這時，一直在辛勤地檢查着飛機的機械師郝玉山忽然站了起來，一步來到趙鴻志身後，透過正面的玻璃風擋往外一看，便情不自禁的微笑起來，並且大声地喊道：

“西藏的大門敞開了！天險可以飛過去了！糧食可以送過去了！航綫也可以開辟出來了！”然後低低地貼着趙鴻志的耳根說：“機長！剛才我想錯了。你是完全正確的。”最後，又興奮地說道：“你就勇敢地往前飛吧！不怕天高，不怕地遠。你就是飛到根本沒有空氣的同溫層（註二）去，我們也憋不死。你就是在空中飛行二十小時，我們也能支持住，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氧氣。”

趙鴻志回過頭來看着郝玉山，笑着點了點頭，表示自己對他的信任和欽佩。他們兩人的喜悅情緒就像兩股奔流的河水，忽然間匯合在一起了。

趙鴻志駕駛着飛機緩慢地在山口外繞着圈子，翻覆地察看着山口內外的形勢。這個由兩面陡峭的絕壁所形成的山口，好像是一條極長的夾道。夾道頂端的藍天上，飄浮着一簇簇淡紫和淺

〔註一〕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為了北上抗日，曾從這兒經過。即歷史上著名的“雪山”。

〔註二〕 在距離地平面十三、四公里以上到三十五公里以下的這一段空間里，溫度都在攝氏零下55度，空氣的上升和下降運動很微弱，而水平的流動卻比較顯著。因此，這一段空間叫做“同溫層”或“平流層”。

黃色的云朵，就像深秋盛開的菊花佈滿了山頂。山口里面的石壁也好像塗着一層柔和美麗的紫色。一切山、石、云、樹都好像是活着的有靈性的東西，在向趙鴻志作出各種可愛的姿態，激勵着他，迎接着他。

飛機就像一隻饞嘴的小蜜蜂圍着花朵打轉轉似的，在這美麗的山口飛了一圈又一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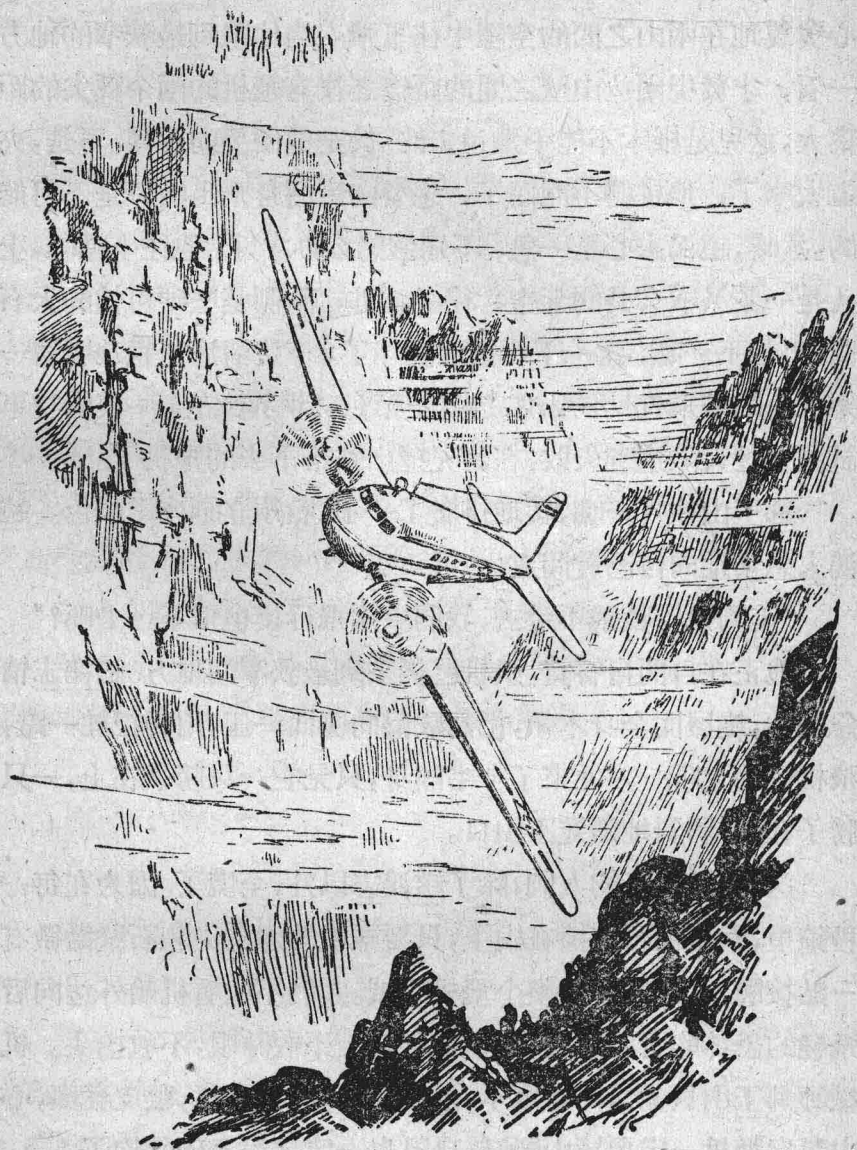
趙鴻志把山口的形勢察看清楚之後，便用無線電向地面指揮所作了報告，要求指揮員允許他通過這個山口飛到西藏去。過了不大工夫，地面指揮所便批准了他的請求，但要他加倍小心。指揮員十分關切地囑咐他說：

“飛過山口，困難一定很多，要克服它！盡一切力量飛過去，飛過去！”同時又說：“但是，不要盲目冒險，萬一不能前進就轉回來。你有責任保證飛機的安全，愛護全體同志和你自己的生命。因為生命是屬於黨和國家的，你們個人沒有權利輕易把它拋掉。”

趙鴻志嚴肅地大聲回答了一句：“明白！”便把機頭調向山口了。這時，他心中暗暗地唸道：

“西藏啊！美麗的西藏！你已被這高山峻嶺緊緊地鎖住了幾千萬年。今天，我們要把山打開，我們駕駛的飛機就是一把開山的鑰匙！”

這個山口是喇叭形的，進口很寬，里边却很窄。飛機鑽進山口以後，趙鴻志為了避免翅膀擦山的危險，努力把速度放慢，小



心翼翼地在兩山之間的空隙中往里飛。当他飛到最狹窄的地方一看，才發現兩边山壁之間的距離還沒有飛機的兩個翼尖的距離大，這兒是根本不能平飛過去的。於是他便要向后轉。可是，夾道太窄了，飛機轉不開圈子，想要向后轉身飛出山口是不可能的。這時，趙鴻志心里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往上瞧瞧，上頭是一條又窄又長的天空；往旁瞧瞧，兩側是堅硬可怕的大石壁；再往下一瞧，這一下可把他嚇壞了：下邊清清楚楚地躺着一架灰色的破飛機！不用說，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空軍試圖飛過天險遭到失敗，在這兒撞山跌落下去的飛機了。

郝玉山往外一瞧，猛地抖擻了一下，臉頰立刻變了顏色。趙鴻志急切地向自己發問道：

“美國飛行員飛不過去，我們中國飛行員也飛不過去嗎？”

他正在自問自答時，飛機已經來到最狹窄的地方。趙鴻志情急智生，施展開全身本領，把駕駛盤向側面一壓，用腳把舵一蹬，飛機嗡地大吼一聲便來了個半翻身，只見它一只膀子在上，一只膀子在下，斜斜地鑽進了山口。

這時，飛機里的人們，除了趙鴻志以外，全慌了。因為在每一秒鐘里，飛機都可能撞在山上，只要飛機的翅膀尖和石壁微微有一點接觸，立刻便會使整個飛機毀滅。人們不敢看機艙外邊向后飛馳的恐怖的青龍似的石壁，他們甚至不敢睜眼，不敢抬頭。機械師郝玉山只覺得渾身麻木，兩手冰涼，嘴唇發抖，眼皮發顫，心中料定飛機一定要撞山毀滅，自己也一定要粉身碎骨的了。

飛機變成石頭了

勇敢使飛行員趙鴻志保持住鎮靜。他冷靜地控制着周身的神經，並且用聰明而又智慧的头腦支配着敏捷的手、腳、眼。在緊張的飛行中，明亮的眼睛沒放過每霎那間所出現的危險情況。凡是眼所發現的每一個危險情況，頭腦中都及時地想出了對付它的主意。更重要的是每當頭腦中念頭一閃，手和腳便同時做出適當的動作來，使飛機改變飛行姿態，避開了危險，得到了安全。在趙鴻志的操縱下，飛機好像是一只有知覺的非常聰明的大鳥，儘管在極狹窄、極危險的山縫里飛翔，也不會使翅膀擦着石頭。

趙鴻志終於飛出了山口，越過了天險，進入西藏地區了。

領航員歡欣地記下了航綫，通訊員興奮地向遠在四川的空軍基地發出了報告。空投員們高興地唱起來了：

“二呀二郎山，

哪怕你高萬丈！

……………”

只有機械師郝玉山，恐怖的情緒還沒有轉換過來，傻傻地待在那里。

趙鴻志一飛出山口，便不覺地出了一身大汗，皮衣領子里向外蒸發着熱氣。但這時，他沒顧上去擦汗，急忙轉過汗水淋漓、通紅滾熱的臉，又興奮又感激地向機械師大喊道：